



# 講戲影猪首南

集

初

白蘭玉 雷鳴道 霜宮白 像影



大連影藝出版社

康德六年八月廿七日發行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(定價四角)  
外埠郵費酌加)

大連市日新街十番地

發著作兼文  
于文

大連市惠比須町二〇八

印刷者少  
楊

大連市惠比須町二〇八

印刷所明  
昌

刷所  
六番

大連市日新街十番地

影  
大連各書局  
社

## 序

戲劇是開通民智，矯正社會，輔助教育之不足的，所以越是淺顯通俗，越能深入人心，其在社會民間的勢力越偉大，評戲之「一斗小米，五升穀子」、「王大娘，張二叔」這種民間的寫真，民間的說白，是何等的顯然，何等的明白，所以其感動人心，移風易俗之勢力，較之其他戲劇，亦非常强大，或者說，評戲淫蕩風流，有傷風化，但這不是評戲本身的毛病，他的優點，是詞句連理平易淺顯，甚通俗化，至於淫蕩風流，那是當事者爲牟利起見，趨向一般下層階級心理，所以纔流入斯弊，苟能另加糾正，努力改良，真能作到現代人生須要的健全戲劇，相信他的勢力，不難壓倒皮簧而上之，

秀之識

康德六年八月誌於連濱

1334

# 初集評戲指南目次

德孝雙全	一
小過年	一九
前部循環報	二四
馬寡婦開店	四一
書囊計	四九
王少安趕船	六一
巧會芙蓉瓶	七五
三本昭君出塞	九三
槍斃駝龍	一〇九

## 德孝雙全

## 一集評戲指南

(上大生青衣)屬九隆冬雪花飄，(張氏)無吃少燒苦難熬，(弼)趙連弼，(張)張氏，(弼)小子媽，你看來到年期節近，想個過年的樂兒，(張氏)唉你呀你呀，(唱)長嘆一聲淚汪々，悲々切々把口張，難與你說出來只句話，不知羞愧太平常，男兒漢老婆孩子不能養，枉生了人皮在世上。(弼)我實無法可使了，(張氏唱)咳你在從頭想一想，因何至今受淒涼，父母生你弟兄倆，遭个幸爹々下世母也亡，家務之事你執掌，兄弟年幼上學堂，自從弟妹把門過，你那個牲兒改了腸，吃喝玩樂進賭場，無奈何分家手足大情腸，你不改前非還照樣，一半家業你遭光，騙親誑友瞎白道謊，指山賣磨你有妙方，至於今孩子老婆受凍餓，也沒有你那樣拆東牆丟疊西牆，今天是腊月二十四，無有一粒下鍋的糧。(弼)我算是一線之路無有，(張氏唱)你我凍餓還罷，孩子們哭啼我心傷，今日你往老宅去，找咱二弟趙連芳，是怎麼求來是怎麼借，凡事求他把咱帮，(弼唱)聞聽此言，難過，二目落淚痛斷腸。(白)就依你的主意，找個口袋，(張氏白)等着我給你取去，(取到)早去早回，(弼白)不用囑咐在家等着吧(且下)(弼)唉呀難死也，(唱)連弼邁步出了場房，思兩變，吃過珍饌與美味，燒酒壺一天三遍要燙上，逛過班子與下處，三等二等老嫗兒堂，要賭錢是樣々兒

都會，牌色寶盒不外行，抽大烟一天抽過四兩土，每日不離大煙館，吃美味吃的過了口，折受如今嚥糟糠，哈酒哈的要醉鬼，失物亂事把身體傷，宿柳巷宿的精神喪，腰疼腿酸癆病腔，爲賭錢纔把家業敗，典盡了地土賣盡了房，惟有大烟更厲害，抽的我皮肉焦瘦面焦黃，夫妻情男不男來女不女，同床共枕與隔牆，吃哈嫖賭大煙首款，勸衆位千萬不可貪圖慌唐。總要殷勤務本正，不至於喪家敗產受凌涼，我連弼從今要學好，再也不能混張狂，道道念々來到了，來到老院大門旁，大門緊閉未從開放，想是二弟未起床，且在門外等一等，二弟出來再借糧，或多或少回家轉，若兄弟妹面無光，連弼正在大門外，（上趙連芳唱）嗟噉一聲出了房，用手開放門兩扇，瞧見哥々在那旁，復又轉身回裏走，（弼唱）連弼進前拉衣裳，（白）兄弟慢走哥々我來了，（芳）早看見了，（弼）兄弟你好，（芳）我若不好就出來了，（弼）你吃飯了未有呢（芳）吃不吃？的怎樣，（弼）哥々尙未吃呢，（芳）你怎麼不吃呢，（弼）無糧食吃什麼，（芳）那就得餓着咧，（弼）兄弟呀哥々有話說呀，（芳）會我有什麼話說呢，（弼）咳兄弟呀，（唱）未從說話笑臉揚，叫聲兄弟聽其詳，我今到此不爲別的事，來找兄弟借斗糧，你把粗糧借給哥々二斗，過了新年必還上，笑喜々的遞口袋（芳唱）連芳一見氣昂々，你且退後我有話講，（弼白）兄弟有話只管說來，（芳唱）要你聽話草着忙，如今分家兩下裏過，怎該我把你來帮，（弼白）你不是我的兄弟麼，（芳唱）你我果是同胞兄弟，待你夫曾失了倫常，想當初爹娘下世早，原是哥々你把家當，吃哈穿帶不必講，交好朋友是正行，不該每日進賭場磨拳挽袖把光棍裝，怪我無知說你幾句，你就要分家兩下揚，無分開各自過，弟不與兄爲累兄不占弟之光，每人都分五頃地，各自都分百石糧，你搬出老宅離了我，只落的兄居南村弟北莊，你還照常要胡鬧，輸盡地土就要拆房，親

戚說來朋友勸，不但不聽反逞強。如今家產盡輸去，每日把着大烟館，不醒心你是迷昏漢。爲賭無抽你把人誑，信你糧米你必是還賬。大諺着我那嫂子不能日光，家中餘糧可不少。糧房一裏滿着倉，不借給你我留着墳道，有你會輸我也會揚（弼唱）聽此言木雕泥塑緊閉口，週身是口也難張。果然是理虧嘴就短，心中好似火燒腮，是找當初辦錯了，那時節明公指教怎不省腔。早若聽了親朋勸，何至如今受妻涼。不借了從今以後立志相，何苦在此低頭與他求帮。抬起足轉身就要走，眼望口袋暗思量。孩子們在家等着吃飯，老婆子等着下鍋糧，空手而回說什麼，豈不是垂頭束手暗凄涼，唉長嘆了一聲說罷了，還得好話把他仰，人貧志短果然短，馬瘦毛長果然長，無笑強笑叫二弟，兄弟呀，我知道你說的苦口是良方，哥々當初走的錯，一片家產盡遭光，是我自遭當自受。可憐你嫂子跟我受凄涼，因我餓寒常來借，自己也知臉無光，平常日子不來求借，只因年近日子不長。今天腊月二十四日，昨日晚上祭籠主，對門鄰居恢炮燭，惟有我冷落淒涼甚難當，煤油缺少怎把燈點，無柴燒火炕冰涼，你嫂子哭々啼々把我吵，我對不起孩子老婆口難張，你姪女又要紅繩與腿帶，你小姪又要帽子與炮張，又問過年咱們割幾斤肉，聞聽此言真叫人痛斷心腸，今早起惱的我去把集趕，腰中無錢空着忙，站在了屠桌一旁兩看望。轉到了無人之處暗傷腸，仍然還是空回轉，一路上前思後想實無力，親戚朋友不敢上，怕我誑騙先敵防，有心莊中去求借，如今我走的人緣不強，到家中仍舊還是無生路，鍋蓋長在鍋台上，萬般出在無計奈，你嫂子叫我來借糧，又說是你到那裏好々的講，見了二弟訴衷腸，借給咱們糧一斗，過了新年必還上，兄弟呀，爲兄以就來到此，總得兄弟把我帮，不看金面看佛面，不看魚情看水汪，魚情水情全不看，還要看你我同胞一爹娘，再看你嫂子一點面。

兄弟勝，咳可憐你姪男姪女小孽障，說到此強含眼淚心如刀攬，咽喉披氣代勉強，無笑強笑遞口袋，（芳唱）連芳聞聽落淚行，（白）哥々你不用說咧，看你當初胡鬧，一定是不帮，有我嫂姪連心我得帮助，等着我與你貰糧去，（弼白）只是好兄弟，既借給我就貰二斗吧，頭年就不來了，過年也不來了，兄弟你既成全成全到底，再拿個十元八元的大洋好割肉，（芳白）你是得了鍋台就要上炕呀，一點也沒有，（弼白）兄弟呀，不用聽我說的，你看着辦去吧十元八元不行三元四元，依着我莫如給我五百元纔好呢，不行那就罷怎的，（芳）等着吧，（唱）忙把口袋拿在手，進門先把門關上，復又低頭反思想，自諒此事不妥當，要把糧米借去了，怕他還賭進場，思想多時將心狠，我把口袋扔出牆，暗々打從後門走，找我朋友飲酒漿。（下）（弼唱）連弼低頭暗思想，罷了總是一父一個娘，（白）罷了罷了，總是親兄弟，開了會子取糧食去咧，打虎親兄弟，上陣父子兵，呀，揀了條口袋，呀，是我的呀，我明白了，穩住我在門外，他與我隔牆扔過來把了，罷了罷了，升斯你出來，另分家，家私不明，你出來趙連芳，你媽々也是我媽，（旦內叫板）我。（上日唱）桑氏正在房中坐，忽聽門外鬧嘈々，驚的大吠聲不斷，必是乞丐到門旁，叫丫環拿殘飯門外去看，搭發他早走離此莊，（丫環唱）答應一聲說是知道，伸手拉開門一變，給你個銅字快些走，狗要出來扯了你的衣裳，（白）快走吧，看々狗咬了，（弼白）你是丫環，罷了罷了，主多大奴多大，連大爹都不認的了，（丫環白）喲，咳是大爺來了，爲什麼生氣呀，（弼）合你沒有話，把你升斯給是拿出來，（狗咬腿）唯呀唯呀哦，中咧，只們辦呢，好哇好哇，咬壞了我咧，我告你們去，（丫環）愛呀，那狗咬了怎麼告，（弼）狗咬了就沒有法告了嗎，（丫環）那怎麼寫呈子，（弼）哦，要經官呢，你聽着，具呈人趙連弼，年三十五歲，係順

天府趙家莊的人氏，爲滅祖欺兄事，只因父母雙亡，兄弟二人並理家務，身弟連芳棄兄別居，家私不明，兄貧弟富，身不追家私，與弟借貸不允，反歐胞兄，設擺狗陣，將身右腿咬破數處，血流不止，彼時受風，週身膀腫，恐有喪命，無人雪冤，無奈匍匐來署，訴情明冤，叩懇青天大人恩掛急究法辦，則身感激不盡矣，只一狀把你二爺告的淨家敗產，寸草難存，你到裏邊會你們二爺二奶說去吧，他無同胞之意，我有手足之情，我辦事情不能對不起祖宗，我暫且不告，請幾位給說合着，給我五百元錢，作爲養濟，就算歸了，（丫環）大爺不用着忙，起來吧，家去走走，（弼）起不去咧，（丫環）呀他是粧的我吓唬吓唬他，呀大爺那狗又來了，（弼起身）狗在那呢，（丫環）那有狗，噏呀噏呀大爺呀，（唱）我大爺今日不在家下，你等我稟明二奶奶上房，轉身走進門兒裏，（白）有請二奶奶，（流且上唱）桑氏開言問梅香，（白）何事，（丫環）門外大爺來了，在那裏生氣呢，（旦）哦，（唱）門外來了我的兄長，低頭不語自思量，門外生嗔不進院，定有不週事一樁，叫聲丫環頭前走，一到門外看其詳，兄長定是來求借，我只得憐恤將他帮，大門一裏止住步，問聲哥，可安康，（弼白）好，死不了呢，（唱）既然駕到咱家門首，冷々的天氣怎不進房，（弼白）那是我的家，分開了我是花子，（唱）雖是分家各執掌，你兄弟何分彼此論弱強，（弼白）我沒兄弟他沒有哥，（旦哭）見此光景明白了，一定是兄來求借弟未帮，一陣心酸尊了聲兄長，哥，不用說衷腸，叫丫環，（丫環）有，（唱）與你大爺拿口袋，（丫環）是，（唱）哥，請到房中蔽寒涼，（弼白）我若是不去，弟妹必磨不開走，（唱）讓的哥，頭前走，丫環代路進上房，哥落坐請轉上，吩咐丫環下廚房，快去急忙把飯做，把酒燙熱熱暖湯，（丫環）是，（唱）問我嫂，可道好，小姪兒姪女可安康，離年幾日可備年用，

時下可有富餘糧（弼唱）年節物缺少米肉無滴酒，更無接神紙馬香，不但年物未預備，時下無有下鍋糧，離年太近會誰借，找我兄弟來借糧，不但不借糧和米，反把口袋拋出了牆，只是同胞親兄弟，不及路人到門旁，（飯到）（且唱）哥々開心且用飯，是他年幼兄得海量，丫環快些跟我走，拿着口袋去貰糧，代領丫環糧房去。（下）（弼唱）罷了哇，弟妹果然大賢良（白）罷了罷了，弟妹家果是大賢良，下倉貰糧去了，他們貰他們的糧，我得吃飯，咳餓着呢，（吃哈完）呀，只個粧設我也都按過，擺過可是擺過，又都把他賣了，（上且丫環唱）回身來到上房裏，尊聲哥々聽個其詳，只是一斗麥子一斗米，回身急忙開了箱，裏邊取出銀十兩，助給哥々拿到家鄉，暫時兌換錢幾吊，買上幾件粗布衣裳，將急救急把年節過，過去新年我再帮，（弼唱）聞聽此言說罷了，愚兄我算占大光，（白）弟妹給我糧米我要，只個銀子我可不要，日後兄弟若是追問銀子，那不可不可（且白）哥々不要推辭，（唱）兄長不可推辭遠慮，小妹敢作就敢當，還有幾拐子深藍線，一塊漂布四尺長，與我的小姪做鞋襪，叫我嫂子自己去忙，你弟之過休對我嫂子講，多替小妹問安康（弼唱）說聲費心知道了，時々不忘你的好心腸，連弼謝罷往外走（白唱）奉送在後心內傷，大門一裏止住步（弼白）弟妹你回去吧，我走了，（下）（且唱）眼望哥々出了莊，叫丫環關好門兩扇，（丫環）是，（且唱）主僕二人回上房，長嘆一聲床邊坐，低頭不語暗思量，丈夫不戀同胞意，每日間孤朋狗黨會成邦，久而久難免不遭禍，敗家破產風化傷，怎得丈夫回心轉使他醒悟開心腸，再叫他兄弟和睦了，方顯的女有四德男有五常，左思右想無有主意，天色向晚落太陽，只般時候丈夫不回轉，一定是張三李四會成邦，又聽的外邊犬吠咬，忽然一計上胸膛，要使丈夫心回轉，除非打狗勸夫郎，想罷多時主意定，開言有語叫聲梅香，（白）

(梅香) (丫)有，(旦)你把老狗喚入厨房，我有一段心事，可不許說破外人知道。此事若成，我必另眼看你。(丫)不知奶奶有何用處，(旦)原是如此只般，我要打狗勸夫，回心轉意，使家庭和睦，千萬不可走漏風聲，(丫環)是奴婢遵命。(丫環喚牲入)(旦唱)款去外衫進厨房，雙手高舉一股香，竈王籠前忙跪倒，口專家神老竈王，我今害犬一條命，我因和家倫五常代奏上天休怪罪，再求乞老狗轉世莫噬糠。托生人體投貴地，尊個好爹與好娘。叩罷頭來平身起，開言叫聲小梅香，丫環拿棍着頭打。(丫環白)囁喚奶奶，我們打狗無有罪嗎，(旦)奉命而作，無有罪殃，(丫環)手拿大棍叫老狗，我今送你一命無常，我們奶奶說咧，下世不叫你托生狗，投一個好爹與好娘，長大成人去學唱，唱些個古往今來勸人方。照着老狗打一棍，(狗叫死)四腿扒地命見閻王，(白)咱稟奶奶我將老狗處死，(旦)好，梅香，(丫)有，(旦)今夜晚間你將者狗皮毛去掉，與他穿上靴帽藍衫，扮作人形，我外邊找你二爺，可不要走漏了風聲，(丫環)。(旦)只正是，主僕定巧計，瞞哄人不知，(下)(上二丑)我車三，(王)我王二，(車)哥々，(王)兄弟呀，(車)你看我只賬戶也太多了，(王)你多少那呀，(車)不但賬戶多，自早起來還未吃飯呢，(王)今天連我也沒有吃呢，咱們找咱們好朋友去，(車)到只個糞堆咧，那是咱們的好朋友。(王)找趙連芳趙二爺去，一見面你也請他，我也請他，(車)得了得了，別說了，我連一個字也沒有，我拿什麼請他呢，(王)得啦，只多沒勁呀，不但請他，咱們兩個，因為請他，還得打起來，(車)只更沒有的事，咱們兩相好，合一個人似的，打的什麼架呢，(王)哥々你連只們一點巧着兒都辦不過向來，咱們兩個假打，他必真拉，叫他給咱們作說和，只客不得他請麼，(車)呀，你只道真好，你真是有的，(王)走吧，(車)走吧，(唱)我叫車三，(王唱)我

叫王二，（車唱）咱們兩個，（王唱）是一對，（車唱）今天不上別處去，（王唱）逛茶館與酒市，（車唱）找着趙二爺，咱們去開個盤，（王唱）對，看那個姑娘會我有勁。（車唱）弟兄二人往前走，（卜連芳唱）看見了車三與王二，（白）那不是三哥二哥麼，（二人見上前拂衣拭帽厭氣太甚）（白）上那去二爺，巧啦，正要找你去呢。走吧，咱們吃飯去吧，（王）哦老三，你先別去。今天只個客得我請，前天咱們臨分手的時節，不是我來者，再要見了面我請客，今天我請，（車）那不行，我說道頭裏了，得我請，（王）不行得我請，（二人拉扯）（惱）（王）哈你在大街上是捲我呀。（車）我怎麼捲你了，（王）怎麼不捲我呢，你只不是在大街上來捲我嗎，（二動手打趙拉完）得了得了，別打了，只多够看哪，因為請客打起來，得了只客二哥我叫你過的去，（王）過的去，（芳）三哥我吃你你開的去過不去，（車）過的去，（芳）今日是你們哥兩個請客，我化錢，（二聽笑）（芳）算給你們哥兩個打和，（三白）行啦，就依着你只個道，（車）請，（王）請呀。（唱）弟兄三人樂非常，一到酒樓飲酒漿，三人說笑來好快。面前就是一品香，謙讓一回把樓上，叫聲堂官你來忙。（白）堂官，（上堂官白）三位客爺吃酒嗎，（車王）正是，（堂官）都是叫什麼呢？（車王）要菜完。（芳白）來四碟小菜兩個會盃，炒煎四盤兩壺燒酒，快去快去，（堂官）是，（堂官喊完上菜白）酒菜齊備，（芳白）哥們哈起來，（唱）卜連芳吃酒喜洋洋，二位哥們聽其詳，咱三人可稱知已，兄弟有禍哥們攏，哥們有事弟能辨，缺錢項用多少我你們帮，三人說笑推盃換盞，（上旦唱）桑氏提燈到街上，聽的樓有人叫，聲音是我丈夫郎站在門外開言問，尊聲堂官我要占光，（白）哦我借問一聲，樓上可有人吃酒嗎，（堂官）有個趙連芳趙二爺，（旦）好你代我傳答一聲，你說我家中有事，我在樓下等候，（堂官）是，（上樓）趙二爺外邊有人請呐，（

(芳白)請上來一塊哈吧，(堂官)是個女的，(車王白)女的更好啦，叫他上來陪着我們哥三個喰個花酒，(芳白)不要胡說八道，(堂官白)你家中來的人，說家裏有事，(芳)好待我去看，(下樓)唯呀，你作什麼來了(旦)夫哇，(唱)未從說話代驚慌，低言巧語尊夫郎，不知何人作惡事，打死人命與咱家贓，屍首現在大門外，快回家想主張，(芳唱)連芳聞聽只句話，當時就把臉吓黃，不要着急等一等，我有朋友把我帮，(白)不要着忙，我有朋友帮着，(旦)嗳呀，人命事大，千萬不可走漏了風聲哪，(芳)那時我知已連心的好朋友，(旦)怎麼如此快去，(芳上樓車王聽跑了)(下樓)(且)朋友都在那裏，(芳)都跑了，(且)好個知已連心的朋友哇，(唱)休要遲誤快着走，到在家中作主張，串過胡同走小巷，不多一時到門旁，輕推門扇燈止滅，(芳白)嗳呀，你怎麼還把燈止了(且唱)鄰居看見不妥當，(芳唱)連芳前進摸一把，呀，多怎死的遇身涼，只可叫我怎麼好，(且唱)且莫着急到上房，(上了環開門進門關門芳唱)吓的我身上出涼汗，妻呀，你快些出主張，(且唱)除非是哥々家中走一趟，請到只裏把咱們帮，(芳唱)聞聽說把哥々找，一句話提到心病上，如今朋友不中用，找咱哥々也不妥當，白天來把此糧借，不但不借給反喪當，今晚怎去請兄長，只怕不能把咱帮，(且)聞聽丈夫只句話，夫主作事不望長，船未入江先防漏，馬未臨陣先回轎，人道難出拉一把，與人方便自己方，一母同胞你不念，怎對下世爹與娘，失了倫常手足意，倒惹旁人論短長，今晚間你急去，進門叩頭跪下求，親手足不能記仇恨，嫂々明禮大賢良，你知過認錯必個怪，一定前來把咱們帮，(芳唱)連芳出於無計奈，只得前去把哥嫂仰，妻呀，與我快把燈籠點，(月唱)呀不可被人取見不妥當，(芳唱)連芳走出大門外，(且唱)叫聲丫環你把門關上，(下)(上芳接唱)不顧害怕往前走，急走如飛出了

莊，煞時之間來好快，來到哥々場房門旁，叫聲哥嫂把門開放，二弟到此有事相商。（白）嫂々開門來呀，（上弱青衣嘆唱）真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心煩憂愁盹睡多，忽聽門外有人鬧叫，但不知何人來到門旁，用手開放了門兩扇，（芳白）嫂々可好，（張氏唱）原來是二弟趙連芳，不在你的貴府保養貴體，只般時候到此爲的那椿。（芳白）走到屋裏再說去吧。（張氏唱）喟，休怪嫂々我不把你讓，我那個茅屋草舍太航贓，（芳）嫂子你說的那裏話呢，（張氏唱）喟既不嫌往裏請，叔嫂走進冷場房，尊聲兄弟你等一等，回身叫小子他爹快起床，（白）小子爹起來吧，他二叔來了，（弱白）誰來了，（張氏白）二兄弟來了，（弱白）他不是要賑來了，你叫他走了，（又上打連芳嫂拉）（白）哥々呀，（唱）連芳跪倒地當中，口尊哥々聽其詳，借糧本是兄弟我錯前來陪補把兄嫂仰，恕我無知一朝錯，哥々嫂々莫把心傷，（張氏白）你起來，自家兄弟休說那對與不對，你哥々他說話也是不中聽，（弱白）我不對呀，我不該會你借糧去呀，那時你的哥々，你也不是我的兄弟，你有只樣的哥々給你丟人，起來走着呀，（芳）喟。（唱）哥々呀一來請罪二來陪補，嫂々哇咱家出了大够當快々與我把屍骸與連方說罷臉變色，（弱唱）連弱一旁說很應當，（白）白趙連芳哇，（芳）哥々（弱）你家當真出了人命了嗎，（芳）哥々你低着聲兒，（弱）可那出了人命害叫煞，只是你的心地兒感的呀，（唱）好々々來妙々々，果然是神佛有眼天理昭彰，知情不堅三等的罪，待我急去稟地方，快々進城報人命，只一回輕者敗產重者抵償說罷邁步往前走，（張氏唱）上前来拉住丈夫郎，他兄弟俱是愚魯漢，弟不仁來兄義也小長，只得巧語把他勸，叫了聲他二叔且莫着慌，怎麼說咱們家中出了人命事，找々哥々把你帮，兄弟呀，你自

幼上學把書念，五經四書你念了全張，識文斷字見識廣，今日爲何無了主張，你哥々他本是莊家漢，人命事焉能辦的安當，聽說你交了些個明公高人好朋友，行臥不離會成了邦，怎不急去投明路，求他出一個巧妙的方法，（芳）那有好朋友哇，聽說出了人命都跑了，那有一個哪，（張氏）咳，（唱）兄弟呀，你輕財重義交朋友，你未交着君子淨遇狼，吃哈不散是朋友，身着大禍踩在一旁，總是你們識文斷字的眼力好，知輕識重看的遠常，（芳唱）是我瞎眼，嫂々快勸我哥々去吧，指着旁人不行呀，（張氏唱）我看弟兄不如朋友強，你待友不惜是大波大浪入你兄好，（芳白）還是弟兄好，指着朋友不中呀（張氏唱）依我看弟兄不如朋友強，你待友不惜是大波大浪入你親哥々與你借一斗糧米捨不得帮，想起來當初一往的事，好相我婦道見識不長，我一十九歲把門過，公々辭世又喪萱堂，那時節兄弟你年幼小，九歲念書到學堂，田園地畝你哥々執掌，內裏家務嫂々作忙，至秋涼先做棉衣怕你冷，單夾衣勤洗於你勤漿，你年幼身弱常有病，你哥々披星帶月請藥房，千辛萬苦把你扶養，指望你一步高升占你的光，你念書念到十五歲，十七歲娶過他二嬌娘，果然是合家歡喜財恒旺，我只窮命妨的你哥々他轉了荒蕩，因賭弟兄不和睦，一股家業往兩下揚，分過來的家業被你哥々輸盡孩子大人受了妻涼，自然自遭當自受，遠者不帮近者得帮，你哥々萬般無奈去求你，因無一粒下鍋的糧，你總然恨你哥々不上相，最不該把口袋拋出牆，你是一母同胞兄與弟，你若不帮有誰帮，不念你兄當看我，你想嫂々待你何等情腸，同胞兄弟念不念，也當看你姪男姪女兩個野障，你竟至忍住心腸全不憐，找你那高朋貴友會成邦，今晚巧攤人命事，好朋友腿快跳出了牆，拍々那天良摸心細想，異姓能比手足強，可惜你吃墨水識幾個字，枉讀四書與五常，不是嫂々揭你的短，總是兄弟你量不常，兄弟呀，你廣交那孤朋狗友的不

中用，難處總得近人帮。數落一個勸一個，尊聲丈夫聽個其詳。二弟知錯悔前來到，爲哥々的就得把手揚。  
 遇此凶事大不幸，趁此夜靜把兄弟帮。（弱白）不去。（張氏唱）唉你不看金面看佛面，不看魚情看水情，  
 魚情水情全不看，得看下世二爹娘，前不思來後不想，還是看々他二嬌娘，不叫弟妹把咱幫助，一家人凍  
 餓而死命無常，你想々那個菜再想々那個酒。你想々那個銀子再想々那個糧，吃飽了不可忘了餓，看見了  
 痞拉想起米瘡，有恩个報非君子，忘恩負義匹夫郎不知我說的對不對，從頭回想拍々天良。（弱唱）聽的賢  
 妻一夕話，好似那挑去了房蓋倒了山牆。（白）兄弟的聽々你嫂子說的，對你的意思不對。（芳）對都是好話  
 ，（弱白）你對不對呢。（芳）兄弟錯了哥々恕過吧。（弱白）知錯也就罷了，我趙老大不會你一般見識，誰教  
 你來的，（芳）我自己醒悟，竟來陪補哇。（弱）你是用着我你才來了你不用我的時候，是決意不來呀，走吧  
 ，我幫着你把事情去辦完了，你還是吃飽飯，我們一家子還是餓着。（芳）哥々快走吧，不早了。（弱）走，  
 （芳）哥々隨我來。（張氏關門下）（芳唱）兄弟二人出了場房，邁開大步奔慌唐，心忙性急來的快，來到自己  
 大門旁，輕推門扇把房進。（上旦丫環且唱）迎面講話不敢聲揚。（白）哥々來了，（弱）來了（旦）想不到的禍  
 從天降，（弱）唉，總在咱家門不幸，（旦）哥々多々勞心吧。（弱）只不是我的事一樣兒，（旦）哥々先哈幾盅  
 抑風酒吧。（弱）先辦事要緊呀，回來再哈吧。（旦）可也隨我來。（唱）叫丫環你把門關上，（下）（弱唱）邁步  
 來到草垛一旁，走進前來摸了一把，唯呀，幾時死的渾身涼，毛腰就舉死屍抗。（芳唱）連芳拿起鍬鎬兩張  
 ，慌忙往外走，弟兄二人出了莊，離莊走出半里路，來到一叢柳林行，死屍放在流平地，耳聽那哭鬧  
 嘴々，（上丑白）（打更）小心着，（瞧見趙弟兄埋屍畢）一生白大事已畢回家哈酒去。（下）（王二白）哈々。